

神豚啟示錄 文■江彥甫（英文二）

瀛苑副刊

二月天的早晨，我們全家到大溪參加一個神豚比賽。豚，也就是一般我們在吃的豬。為什麼要稱作神豚呢？那是因為牠要當作祭拜神明的供品，所以才叫做神豚。

每到二月中旬，是開漳聖王的生日，原本住在當地的居民為了要慶賀開漳聖王的生日，便會先養一頭豬，在生日當天宰殺，當作獻給開漳聖王的祭品，而且當天還有比賽，各家要比較神豚的重量，最大的一隻便可以成為當天比賽的第一名，獲得一只特製的獎狀。父親因為原本就在大溪出生，便趁這個時候養了一頭豬，一方面慶祝開漳聖王的生日，一方面也給我們這些長久住在都市的小孩開開眼界。

初見神豚時，我著實嚇了一大跳，這也是我首次看到那麼大隻的豬。

牠的模樣是這樣的。從正面看來，牠像是一頭極大的肥豬。牠的頭在中央，嘴裏咬了一顆不算大的鳳梨，整張臉像是被吸進去了一樣，捲縮成一團。原本圓胖的臉，也變成像是一顆緊縮的乏了彈性的皮球。而牠的身體被撐成直徑至少有一百公分的體積。起先，我還覺得納悶，怎麼會有這麼大頭的豬呢？後來，從背後看去，我纔明瞭是怎麼回事。

原來，這頭豬已經被剝皮拆骨，牠的內臟和肉都已經被掏空，只剩下外皮而已。於是，原本覆蓋在全身的豬皮，被肉販拉成一個同心圓的形狀，而牠的頭自然會在中心縮成一個看來慘不忍睹的樣貌。後頭則用一個半圓形的鐵架支撐著。不但如此，牠的頭上要插上兩根用來祝壽的旗子，下方還要吊一隻活生生的草魚，任由牠在空中不斷地搖頭擺尾，也脫離不了成為貢品的命運。

很殘忍，不是嗎？

除此之外，載神豚的車輛也要打扮一番，掛上對聯、綴上燈泡或是加上會旋轉發亮的小玩意，總之要讓小貨車顯得金光閃閃一番，才能襯托出神豚的神聖性。

我們家的神豚，包括養整頭豬到整台車的打扮，總共花了八千多元來請專人打點，但和那些動輒花了十來萬裝飾的神豚相比，我們家的神豚顯得樸素許多。他們光是用作載神豚的車輛便與我們不同。我們用的是開了十幾年的小貨車，他們用的是全新超大噸位的載卡多。我們家的神豚只用了一個門字型的竿架來支撐，上面插滿了許多的金牌和國旗，再加上一副對聯裝飾，上面寫著「聖人傑地王佑子民」、「開天闢地璋護生根」。而他們的神豚周圍用一個高達數十尺的木刻當門面，上面刻滿了神龍的圖像，綴滿著七彩的燈泡閃爍，更上層還有不停旋轉的巧飾吸引著眾多的目光。

說實在的，看著神豚的模樣，我實在覺得人類很殘酷。為了自己的信仰，不惜犧牲生命，而且還要愈殘忍，纔是愈代表自己的隆重。一隻活生生的生命，就這樣被拆皮剝骨地結束。一刀斃命就算了，身體還要被撐大成鼓脹的皮球，像是對生命的糟蹋。

「唉呀，豬本來就是要給人吃的，撐成這樣又有什麼關係。」身旁的長輩對我說。

但我總覺得不能接受。於是，在他們舉行祭典的時候，我暫時離開神豚的所在，到寺廟前的另一處廣場休息。我看到那裏停了一輛外表裝扮著相當亮麗的車子，有許多參與祭祀的民眾聚集在它的前方。我想也許有些熱鬧可看，我便湊了過去。

定眼一看，我發現它正是電子花車。車子外觀充滿亮晶晶的亮片，七彩奪目，車上

還有個延伸的舞台，舞台上有一對高瓦數的喇叭。我心想，這不是矛盾嗎？人們為了表示對神明的敬意，特地大肆宰殺豬隻以便敬意，但是又找來電子花車吸引信眾，不顯得有些不尊重神明嗎？

我在現場聽得人們竊竊私語。「嘿，不曉得這次的妹妹漂不漂亮？」、「聽說超辣的，還會露兩點耶！」

我就感到奇怪了，不知道這些人原先對神明的敬意跑哪去了。

沒多久，電子花車開始閃閃發亮，噴出陣陣乾冰，吸引了人們的目光。接著，震耳欲聾的音樂從喇叭傳出，侵入我的耳洞裏。接著，一個穿著三點式，身披薄紗的妙齡女郎唱著「熱線你和我」的歌聲出場。她的面孔姣好，身材火辣，白晰的皮膚透著火紅的熱情，看來十七、八歲的年紀，顯出超齡的成熟。她的身形窈窕，舞姿風綽，嫵媚的模樣，連我也不禁為之心兒怦怦跳。就這樣看著看著，台下的民眾開始鼓掌叫好，並且一邊起鬨著要她「脫、脫、脫」。

一邊是血淋淋的神豚，內臟和骨頭都被掏空，只剩下慘白的外皮曝露在熱烈的陽光底下。而一邊是秀色可人的花車女郎，動人的外貌，誘人的身軀，賣弄著她們的肉體，引領人們墜入亞當與夏娃的追逐與狂歡中。人類大肆鋪張著這項祭典，想藉著祭祀表達自己對神明的祝賀，滿足人類對神的期望。但這也不知這真的是代表人類對神明至高無上的尊敬，還是僅代表平民百姓對慾望的追求？

看著這般肉色橫陳的景象，讓我不知該如何看待這原本是神聖的人類行為。

大約待到近午時分，整個祭典纔總算結束。我們家的神豚得了不錯的名次，也得到大溪鎮長贈送「護國佑民」、「德門集慶」的匾額。我們把神豚裏一些有食用價值的內臟和豬肉帶回家，順道分送一些給親戚，接著便打道回府。說實在的，因為神豚的噸位大，所以能食用的份量也多，整車後座都是豬的內臟和豬肉，講得更直接一點，整車幾乎都是豬的屍體，真是讓我作嘔不已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不斷地在車上回想今天早上的一切，每個景象都足以讓我深思很久。原本，我對整件事抱持著反對與不認同的立場。但是看著父親滿足的表情，我突然有種新的思維。父親從小在鄉下長大，自然已經習慣了養豬殺豬的場面，就算家裏不飼豬，也多少看過鄰居或朋友家做過這件事。對於從小在都市長大，甚至有宗教信仰不能殺生的我來說，自然不能接受這樣的觀念。

但是對於他們這一輩的人來說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而殺豬祭神更是隆重而神聖的事。從古代的祖先以來，歷經和大自然搏鬥的過程，不但取之於自然，也用之於自然。但在艱險的自然環境中，為了求得生存的空間，自然會藉著宗教的儀式和大自然做妥協，求得平衡。而殺牲祭神便是一種祈求上蒼保佑，與大地和平共處的方式，也是屬於與大自然相處的模式之一，更是古人和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形式。但是，想是一回事，當自己真正實際看到整個過程，又看到一頭豬被宰殺後的醜陋模樣，我又覺得有些排斥。

不過，不管如何，父親這樣的舉動也是為了祖先和後代，我想了又想，也漸漸能接受父親的思維和舉動。就算我以後不會做這樣的事，我也不會反對父親的作為，因為只要父親高興，滿足於他對江家祖先的承諾與對上天的敬意，我全心支持父親的心意。

我想，偶一為之也不為過。有些時候，太過堅持自己的理念不見得是對的，相反地，融入對方的生活，為對方著想，試著了解對方做這件事的背後意義，你會發現有豁然一亮的想法，也許這就能讓自己有更寬廣的見識和思維。

那不見得只是殘忍，也是一種對大自然的敬意。

「豬嘛，」我在想，「不就是前世不努力，只有在今世繼續墮落的靈魂嗎！」

到了家裏，我們把一袋袋的豬肉與內臟從車上卸下，抬回家裏，我開著玩笑說，「看來，我們以後可以來批發豬肉了。」之後，為了把各個部位的內臟與豬肉分門別類，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纔完成。

結束後，我進浴室梳洗了一番，蜷回床上睡覺，希望沉澱一整個早上的思緒，讓自己擺脫一切和豬有關的念頭和畫面。

那天，我到晚上七點纔醒來，正好是時候可以吃晚飯。忙了一天，肚子也餓了，我正滿懷口慾地想知道今天晚飯有什麼好菜。

這時，母親正巧喊著要我們吃飯：

「吃飯囉，有薑絲炒豬腸、滷豬肉、醬汁豬頭皮還有豬血湯，快來吃喔！」

我想，你已經可以想像到我的表情了，

「Jesus！真的是見鬼囉！」



一件事我想說，還記得那隻活生生被吊在神豬底下的草魚嗎？

後來經歷了一整個早上的折騰，很令人意外的，牠仍舊完好地被我們帶回家中。牠是祭祀用的供品，原本要獻給神明，而且最後要進入我們的胃裏。但是看牠的生命這麼有韌性，我們也不忍心把牠宰來吃，於是就將牠養在浴室的大盆子裏，再趁天氣好時將牠放生。但是很奇怪的，牠寸食不進，不管我們放入什麼飼料牠都不吃。而且，之後的那幾天都下著大雨，我們也無法將牠放生，讓牠過著自然的生活。就這樣過了幾天，我們也思忖著不知該如何處理。

接著，在那次祭典的大約七天後，一個尋常的夜晚，大概三、四點的時候，我哥正在看電視、用電腦，而我也已經熟睡如昔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那隻在祭典逃過一劫的草魚突然在浴室毫無預警地在水裏翻了幾翻，接著就翻白肚死去，像是魚兒患了心臟病一樣。我哥一驚，到浴室看了一會兒，發現魚兒已翻白眼，過了五到十秒，我突然在床上說夢話（當然，這是事後我哥告訴我的），

「是什麼人，你們要幹什麼！」

那口氣彷彿是在對當時的某個人所說，像是對帶走原本該讓開漳聖王食用的草魚的黑白無常的抗議。

說到這裏，不知你妳有什麼感覺？

2010/09/27